故土乡情

清秋玉米慰乡愁

■宫凤华

清浅秋日，每每徜徉小城街头，总看见炕红薯、煮黏糯玉米、桂花糖藕的小摊，香味直扑鼻翼，令人垂涎欲滴。那低沉沙哑的吆喝声，衬着凄迷暮色，彰显几许人间烟火气息，也渗透几许苍凉和落寞。

而我的思绪，总不期然地飘回到故园的田塍陌头。

故园玉米，比肩而立，整饰而分明，似一排排天然的绿篱笆，把一畦畦青菜、南瓜、黄豆和水稻巧妙地隔开。玉米的绿，莹透明艳，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那种幽邃之绿。玉米娉娉婷婷，就像明清小品文，节节段段都精彩。玉米们立在田野里，身着碧衣，手捋长长褐色胡须，像得道的世外高人，令人肃然起敬。

田间的玉米，总喜欢选择在静美的夜晚铺展温柔，然后用蓄满的激情构思粒粒珠贝，修饰新娘的眉眼。在秋虫的呢喃和秋蝉的聒噪中，玉米愈发丰满窈窕，在风中发出飒飒脆响，伴随着稻田里的潺潺田水声，故园在秋天风度翩翩、激情洋溢。

孩提时代，我们在玉米丛中忘情地疯闹着，把玉米胡须移植到脸上，汗水混合着灰尘绘成了大花脸。我们一有闲暇，便到田里掰几根玉米棒子，回家叫母亲放进粥锅里，晚上便可啃到玉米解馋。有时放进锅膛火灰里炕玉米，吃成个大花脸，成为舞台上的黑脸包公。

清水煮嫩玉米是最本真的吃法。玉米在铁锅里舞蹈，逼仄土灶间清香缭绕。咬嚼之，柔韧清甜，唼咂有声。玉米也可切成段，掺进冬瓜排骨里煨汤，捧碗吮吸，味蕾立陷鲜美的沼泽中。母亲还会用玉米做玉米饼。在铁锅里摊熟透的玉米饼，两面金黄，油光锃亮，边缘焦黄，中间起孔，散发着阵阵清香。轻咬一口，满嘴都是温甜糯腻的香，味道纯正，口感清爽，感觉寻常日子竟是这般温柔可亲。

办红白喜事的人家，餐桌上总有玉米炒虾仁豌豆、玉米炒鸡丁等佳肴，令食客们领略到温婉的田园风情。玉米缨子又称“龙须”，烧水喝，就是“龙须茶”，老辈人说有利尿消肿的功效。

顶不住秋阳的暴晒，嫩玉米过几天就老熟结实了。玉米秸秆已被晒干水分，如柴禾一般。干爽的玉米叶，如蝉翼般在风中作响，令人心生怜爱与欣喜。玉米棒子掰下后，剥去皮，吊在南墙屋檐下或低矮的树丫间晒干。放在簸箕或筛子里用锥子揉搓。机碎了，制成玉米糁，可熬粥，佐以腌冬瓜籽、苋菜梗，成为消暑佳品。贮藏起来，冬天可炸上一锅爆米花。晒干的玉米秸秆是猪和牛的饲料，也可用来沤芋头。剥剩的玉米莛子晒干，乡亲们可用来烧火。

栖居小城，沐浴凉爽秋风，每每看见路摊上摆放整齐的玉米，一股乡愁倏忽传遍全身。卖玉米的村妇健硕爽利，剥开的玉米露出丰盈瓷实的身段，珠贝的齿粒发出嘤嘤暗笑。剥开的玉米和绿叶，静静地平躺着，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小品。

在这清凉秋日，青葱玉米和金黄玉米，成为点缀故园田埂沟汊边怡神悦目的一景，成为城市街头的市井一幕，成为寻常人家庭院木桌上和排档酒店餐桌上的一道玉盘珍馐。

掰玉米、炕玉米、搓玉米和晒玉米的情形，犹如一幅精致绝伦的工笔画，镌刻在我的心壁上，清晰而持久。那浓郁的清香，滋润着我的乡愁，让我在喧嚣的尘世保持一份悠远的淡定和淳朴。

闽海古韵

淹没在岁月里的“粗脚片”

■曾华福

20世纪60年代，我响应国家义务兵役制的号召，应征到福州服役。那时兵役制是三年，部队需要我即超期服役。部队规定，服役满三年可以请假回家探亲（探亲假期七天），也可以让父母来部队探望。我的父母远在马来西亚，伯母就是我在国内的亲人，我想让辛辛苦苦在农村当农民的伯母休息休息，享几天清福，于是我把时间安排在国庆节假期，一来可以陪伯母在福州玩玩；二来节日部队的伙食相对较好。

当伯母从长途汽车站一下汽车，喊着我的小名，我差点认不出她来。才三年时间，伯母变化太大了。最大的不一样是她的发型，剪了个齐耳的短发，这应该是十七八岁女孩子的装扮呀！伯母见我一脸的惊讶，一贯风趣幽默的她说了句俏皮话：这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发型。看着伯母，我立即想起家乡“粗脚片”妇女从头到脚那一身酷似泉州郊区蟳埔阿姨的装扮来。

新中国成立前，泉州南门外侨乡妇女的装束大体分为两种：即粗脚和缚脚。粗脚妇女没缠足，天生一双大脚；而缚脚妇女从小由母亲强制缠足，以保持种大家闺秀的门风。缚脚妇女一般只会操劳家务和做女红（如绣花或裁剪做衣服），粗脚妇女不但要会操持家务还要下地干活。以晋水（现晋江九十九溪）为分界线，溪的北面流行粗脚，称粗脚片（现池店镇辖区）；溪的南面流行缚脚，为缚脚片（现陈埭镇辖区）。我的家乡地处晋江市池店镇东部，属流行粗脚的区域（简称粗脚片，也称粗脚肆）。家乡枕山临水，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村子西北有近百亩山坡地，可种地瓜、花生和大豆等经济作物；东南濒临晋水九十九溪下游（俗称浦沟），有两百多亩水田，每年早晚两季种水稻。历史以来，家乡男人们要么出洋谋生，要么去往泉州厦门一带学做生意或打工，家里家外一切劳作都交由妇女来承担。村子里的劳动妇女（包括普通的番客婶），一天到晚都在干活，白天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粗活脏活都要做，如挑“城尿”（去往泉州城内的公共 厕所挑粪）。一担“城尿”百把斤，出了城南门沿着“晋江防洪堤”，不换肩一口气挑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家。挑一担“城尿”生产队记十个工分，这可是壮劳力干一天活最高的报酬，可见挑“城尿”的艰辛。因为挑“城尿”都是半夜就出发，挑到生产队已是饥肠辘辘。记得有一次我见祖母拿了块蒸熟的地瓜塞给伯母当点心，身高不到1.5米的伯母接过地瓜，咬了一口，接着又返回城里挑第二担“城尿”，要知道我的伯母可是月月有侨汇寄来的地地道道的番客婶啊。家乡插秧叫“播田”。挑担不换肩，插秧不直腰。换一下肩就会被后面人赶上，插秧直一下腰就会被左右两边的人超过去，把你囿于田中央，出不来，俗称“包包子”。由于家乡妇女们插秧的技艺既好又快，所以每年到了插秧季节，同处晋东平原的陈埭、西滨等地村落，都会慕名前来雇请家乡的妇女去插秧，管中午一餐饭外加工钱。而到了晚上，妇女们也不能闲着，除了给大人小孩缝补浆洗，家家户户都有一副编草鞋的工具，是妇女们利用停工时间或晚上编织草鞋，凑足一定数量再挑到集市上售卖，贴补家用。家乡的妇女们把劳动干活当作对生活的一种享受，并不觉得苦，当伯母同比她年轻的一样挑回第二担“城尿”时，是满满的成就感，说明自己还不老。割完了农历十月的晚稻，除了山坡地上的一点农活，就迎来了一年的农闲时间。辛苦了大半年的妇女们也懂得享受人生的快乐，好好打扮自己，上街（晋江五店市）、进城（泉州城），回娘家、走亲戚，也懂得放松心情打扮自己。这也许正是家乡粗脚片妇女服饰应运而生的一个原因。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古时称“古越族”，也称“东越”。战国时期，楚兵占领吴越土地，王族南奔和福建闽族人结合，后来称“闽越”人。据我家乡村史有关记载，粗脚片妇女的装饰有“闽越”族人留下的痕迹：一是髻塞和那支贯发，二是耳环的形状，三是特有的装束和女孩从小不缠足，四是服装上衣大裙衫配宽筒裤。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尚美之心，千古之道。妇女们穿戴起这些服饰打扮后，给人的感觉是一头光滑亮丽秀发，在脑后鎏金髻塞、贯发和精致熠熠生辉的金色小梳子，加上髻塞四周层次分明不同颜色的花串，整个脑后布置得整齐有序，花团锦簇，有黑、红、黄、白……各种颜色映衬得和谐而不俗。加上一双自己精心制作的草鞋穿在脚上，鞋带编成一个蝴蝶结，恰似一只蝴蝶停在草丛上，走起路来，随着步伐一飘一扬，就像飞舞在花丛中的蝴蝶恋恋不舍不肯离去。从整个打扮看来，朴素、大方、飘逸，使人感到一种闽南农村劳动妇女特有的气韵和魅力。

随着岁月流逝，社会发展和服饰的变化，这一曾经在闽南家乡流传了百年、千年的粗脚片妇女独特的穿着打扮已被历史淘汰甚至湮灭了。但那些曾经慢下来的晨昏与烟火，是岁月酿的酒，温在心上。

心灵驿站

女贞夏语

■高 峰

女贞这花实在普通得很，城里人从它底下走过千百回，未必记得抬头看一眼。我也是直到多年后，才忽然发觉它的好处。

女贞不是那种招摇的花。它开得安静，开得谦逊，起初不过是枝头冒出些嫩绿的芽尖，不几日，便抽成一串串细小的花穗。花穗起初是青白色，渐渐转成淡黄，最后竟成了象牙色，在阳光下显出几分透明来。单看一朵花，小得可怜，四片花瓣，两长两短，围着几根细丝般的花蕊。但千百朵这样的小花攒聚在一起，便有了气势，远远望去，树冠上像是笼罩着一层薄雾。

我住处楼下便有两株女贞，种在水泥花坛里，年岁不小了。树干有碗口粗，树皮灰黑。树形不甚规整，东一枝西一枝地乱长，园丁每年都要来修剪一番。女贞开花前，我几乎不曾注意过它们。直到某个清晨，我推开窗户，一阵异香扑面而来。那香气清冽中带着甜润，浓而不腻，像是把整个初夏的精华都浓缩在了里面。我循着香气望去，才发觉是那两株女贞开花了。

这香气来得突然，去得也快。早晨七八点钟最盛，到了中午便淡了，及至傍晚，几乎闻不到了。我疑心是自己嗅觉迟钝，特意凑近花穗去闻，果然只余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女贞的香气竟是这样矜持，不肯轻易示人。

后来我观察多日，才发现这香气与阳光有关。晨光熹微时，香气最浓；日头愈烈，香气愈淡；若是阴雨天，则几乎不香。这花倒像是与太阳有什么约定，只在清晨借它的光热挥发香气，其余时候便缄默不语。

夏初之际，女贞花开始凋谢。象牙色的花穗渐渐转为褐色，细小的花瓣随风飘散。人行道上铺了薄薄一层，被行人踩过，便粘在地上，成了斑驳的图案。清洁工来扫地，花瓣便混着灰尘被收入簸箕，倒进垃圾车。它们存在过的证据，只剩下枝头正在膨大的绿色果子。

女贞花谢后，夏天就真的来了。蝉开始鸣叫，阳光变得毒辣。那两株女贞树默默地把枝叶伸展得更开，为路人提供荫凉。偶尔有人坐在它下面的石凳上歇脚，却再没有人提起它的花。

我想，女贞大概就是这样的性格，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不因无人欣赏而懈怠，也不因有人赞美而骄傲。它的香气只为懂得停留的人停留，它的美丽只为愿意发现的人展现。

明年夏天，女贞还会再开。我希望能记得抬头看看它，闻闻它的香气。这世间美好的事物，多半如此平常，又如此容易错过。

心海微澜

我的泥土童年

■黄元波

20世纪70年代出生在仙游农村，“吃不饱”是家常便饭，地瓜汤按人头限量，可大家饭量却格外大——后来才知是肚子缺油水，撑不起饱腹感。

逢年过节能吃上白米饭或面条已是“打牙祭”，肉一年难尝两回。平常饭桌上总是地瓜米粒汤（大米少得能数清）配咸菜、萝卜干，母亲常训“咸菜吃多了伤胃”，可那时谁家有余力养鸡鸭添荤腥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没学前教育。八岁那年，我和伙伴去报一年级，憨乎乎的我答不上老师的问题，老师叹“这孩子怕是跟不上，明年再来”，我当场吓哭，最后却稀里糊涂报上名——如今想来，或许是老师想让我往后用功。

上学后，农活也没落下。插秧、耙草、割稻谷我都干过。冬天在麦田拔杂草，寒风似刀，小手冻得哆嗦。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在烂泥田耙草时双脚陷泥沼，只露上半身，却能像大人般挥耙除草，完成任务。

那时农村家家烧柴火，家附近的山早被砍秃，我们便跟大人去远处高山拾柴、砍柴，再挑回家。路上常有人夸我挑得多，殊不知我挑的是“鸡毛”（俗语）——看着满，实际没多重。

有一年，家里盖土房子，新居离河不到三百米，姐弟仨去河边捡石子，搬运建房的石子和沙土。小弟捧着石子踮脚往家跑，我挑着两筐重物走窄田埂，虽脚下不稳，心里却骄傲。新屋靠一砖一瓦建起，那段苦日子成了记忆里最珍贵的部分。

童年艰辛也快乐，我几乎和泥巴打交道，指尖带土腥味，裤脚有泥印子。烂泥里耙草时，赤脚踩软泥，偶尔摸到田螺就揣进衣兜当“战利品”；在田野追逐，风裹麦香扑脸，跑累了躺麦垛上看云，呼吸满是青草涩味。

坐牛车滑板平整田地是难忘“冒险”，紧抓车沿任牛车颠簸，泥土被压出深浅印子，我们笑得比阳光灿烂，不顾裤子沾尘。和大人烧草灰时，蹲火堆旁添柴，看火星在暮色蹦跳，暖烘烘的热气裹着草木灰味，是记忆里最暖的烟火气。

和伙伴在田间屋后捉迷藏很热闹，有人躲柴房憋红了脸不出声，有人趴田埂草丛任草叶蹭脸。偶尔找到藏得最隐蔽的人，欢呼声能惊飞麻雀。还有爬树掏鸟窝，抱粗糙树干往上爬，手心被磨得发麻，见窝里雏鸟便忘了累，只轻轻碰下鸟蛋，又小心把窝归位，怕惊扰小生命。

那些沾泥的日子里，最畅快的是扎进村口河里。河水清澈冰凉，洗去所有疲惫燥热，我们在水里打闹、狗刨、扎猛子，仿佛拥有整个夏天。

我的童年没有精致玩具，却有大自然馈赠；没有舒适环境，却有肆意奔跑的自由。如今想起，艰辛是脚下的泥、手上的茧，快乐却是风的味道、伙伴的笑，还有藏在每段田野时光里的、闪闪发光的小确幸。

天南海北

光从石缝来

■邱于益

八月下旬，虽过了立秋，然天气依旧炎热，云早已脱得只剩一件薄纱了，风也是乏了，竟连云都推不动。一团人游完泰宁，在返回泉州的路上，毅然决定顺道去趟永安的桃源洞，去追那闻名遐迩的一线天。

抵达桃源洞，已是上午十点半。一看桃源洞似洞却非洞，加上连续几天的爬山，顿时让部分女团友望而却步，留在了景区外的大香樟树下歇息。其余团友则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孩子们冲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缓缓前行。

桃源洞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景区，两边的山崖对峙，林木茂密，徒步其中，犹如进入洞穴。入口右侧悬崖峭壁上镌刻着明代万历年间两郡司马陈源湛题写的“桃源洞口”四个大字和一首七律诗。悬崖下是一条清澈的溪涧，流水潺潺，名曰桃花涧。若是初春来，定是桃花满溪涧，香气漫两岸；倘若暮春归，泛舟溪涧里，必可遇桃花落英缤纷，鱼戏花叶中。

蜿蜒曲折的步道引我们到一座石拱桥——锁洞桥前，这里视野开阔，别有洞天，俨然是南宋诗人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句中的样子。桥面石柱上的狮子和桃子，惟妙惟肖，桥下不时还有游客泛舟而过，谈笑风生。过了锁洞桥，沿台阶拾级而上，便是观音大士殿。桃源洞的台阶有些高，爬起来费劲，每一步都要高抬腿。驻足远眺，那青山间的香炉峰正飘起缕缕青烟，清新扑鼻。

再往前，过了通天亭，一线天赫然出现在眼前。抬头望去，那是条窄窄的岩石缝隙，从高高的蓝天处向半山腰斜斜地延伸了下来。是仙人下山时信手放下的云梯？抑或是真人上山采药时用刀劈开的小径？走近一线天，其周围种满了桂花树，可惜季节未到，只见桂花树，未闻桂花香。台阶石缝处那截三百多年的桂花树桩宛若在向游客们讲述着一线天的过往。

喜欢拍照的女儿坐在长长的阶梯上，近午的阳光从石缝中照射了进来，洒落在紫红色的岩石上，绿色的苔藓上，也洒落在她头顶上那漂亮的粉色帽子上。拍完照，我们顺着云梯继续向上爬，双手用劲地撑着两旁似被红酒浸染了的岩壁，想着把空间再撑大些，宽些，我走在前面，女儿紧跟在后面。台阶往上逐渐由宽变窄，仿佛两侧高耸入云的峭壁正向中间徐徐地挤压了过来，令人有些喘不过气，也有一丝发憷，只好侧过身子，如螃蟹般摸着岩壁一步步前行。转身瞬间，蓦然瞥见身后有一条发亮的弧线，是那样的耀眼。接着向上，台阶渐次由窄变宽，翘首仰望，前方有一束光贴着岩壁滑了进来，我知道离一线天出口不远了。

桃源洞一线天全长120米、高90米，共有206个台阶，最窄处仅40厘米，曾获大世界基尼斯“最狭长一线天”认证。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游记中也曾记载“其隙仅分一线，上劈山巅，远透山北，中不能容肩，凿之乃受，累级斜上，直贯其中，余所见‘一线天’数处，武夷、黄山、浮盖，曾未见若此之大而逼，远而整者。”

出了一线天，倚靠岩壁小憩，遽然发现，即使再窄的路，只要懂得换个方式，便能通过；再暗的路，只要抬起头来，就会遇见光，哪怕只有一线；再陡的路，只要坚持下去，定会抵达心中的彼岸。

情思缱绻

老城墙

■赵盛基

从青岛去济南办理出国签证，途经历城，妻子突然说：“去看看老家还在不在？”妻子从小在历城长大，不到16岁随父母举家迁居外地，离开“老家”已近半个世纪。凭着记忆，妻子找到了原来居住的小区。然而，“老家”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已经不新的新居。

变化之大，让妻子慨叹。越是寻觅不到往日的影子，她越想找到一点儿熟悉的痕迹。她说：“老城墙总该还在吧？我们去看看，那是我留下童年记忆的地方。”老城墙在新居后面，果真还在，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

城墙建于哪个朝代我没考究，但看上去的确很老。它完全由夯土筑成，不算高，但很宽。妻子抚摸着城墙，很有亲切感和代入感，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她说：“我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在上面玩，在上面跑。那时候城墙还很长，现在只能看见这一段了。”

我打量了一番，认为不止这一段，只是这一段还保持原貌，留给世人观瞻，其余部分被砖石垒到墙里面，保护了起来。

我端详这一段城墙，墙壁斑驳，千疮百孔，伤痕累累。妻子说这是当年济南战役留下的弹孔，为了解放济南，牺牲了很多人。

对比两端光鲜亮丽的围墙，中间这段饱经沧桑的城墙似乎不在同一个世纪。可想而知，围墙里面的城墙肯定也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被围墙遮蔽了而已。显然，任何光鲜亮丽的背后，必定隐藏着不一般的经历。

城市经纬 李荣鑫/摄